

西行記(三)

丁驥

三、天山羊頭敬首席

屏風九疊雲錦張，
影落明湖青黛光。

李白

天山橫斷，分新疆爲南北。天山向西北與博格多山相接，南與庫魯塔克相連。二山嶺之間夾了一個吐魯番盆地。博格多，漢人稱爲靈山。庫魯塔克意即乾山。天山向東也似乎有二岔，中夾一個伊犁河的流域。南面的爲冰嶺，北面的是塔爾依楞山。塔爾依楞很寬，上有鹽湖，人物入水不沉；蒙人稱爲賽里木烏蘇，其北隔着一個長谷是阿拉套山。

天山東段的山是湊上去的，並非與天山主幹相聯，那乾山一段原是與甘肅境內的北山系統相關。這些都是地質構造的談話，我們原不必在此深究。

騎馬越澗上靈山去

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底，天氣已暖。我們取道平康縣南的桑公溝（三公溝）上靈山去。靈山終

年積雪的高峯，海拔五千四百公尺，遠在八十公里外的迪化就可望見，並且看來近在咫尺。及至進了桑公溝，反而看不見了。我們的車停在板廠，在此換車騎馬。盛世才督辦已命人備妥午飯，並派警衛保護。由板廠上溝，路時在水左，時在水右。起初是河寬岸窄，傍水生了柳榆，樹林之中時有哈薩克人的蒙古包三、五點綴其間；及至上山，路亦漸狹，谷側板岩壁立，水聲潺潺，甚不易行。乘馬在林中穿越，遇水即一跳而過，我是第一次騎馬，只學了如何用兩腿夾住馬腹，如何用繩繩控制馬的行止，並未知道馬會躍河而過，第一跳幾乎跌下馬來；繼則馬在林中退後而行，背上無限，又幾乎把後腦去碰橫出的樹枝。：總之，馬善知人，知道我是外行，就開我玩笑。好在騎了半日，也就慣了，只是腿有些扭轉似的，不甚自在。更上過一峽口，山路繞越，上一平臺，坡急而滑。下馬步行，道旁有珍珠梅兩、三株，花正開放。過臺又下一谷中，滿地石礫，並無道路。谷側多黃土，土下有石礫成層，馬踏石行，每易滑溜。至此兩腿酸痛，騎在馬上搖搖欲墜。此處海拔已千七百公尺，杉樹夾道。谷盡，分爲二，我們由中間上坡，坡上多沙聚樹，

亦有錦雞兒，荊棘蔓生。此坡爲冰積的土石，右方爲松杉林，左方有一破廟。我藉觀賞風景，下馬休息，走越松林，忽見一池，翻譯告訴我這是小天池，池水由山上來，下流入石堆之中，滲透入桑公溝。杉林茂密中無其他植物。湖邊則毛茛花開，處處點綴着臘黃的小花。時已下午五時，我急於追上大隊，匆匆上馬，誰知休止之後，腿痛更不可支，也無心顧及路旁風景。

好容易上到坡頂，大天池的藍水已在眼前。在松林中行，紅霞照雪，湖山更顯，到宿處已近天黑，同行諸人仍有興致，尙出外一遊。我則略事休息，在杉樹上打一鑽，發現此黃而老的樹，也只九十歲而已。此地海拔二千二百公尺，我們住的是工程處的客室。晚上頗冷，向同行者借一毛衣禦寒，飯後即睡。

指天石旁八百羅漢

六日清晨，曉寒仍重，四周山勢甚雄，杉林滿山。遠處有一齒形山脊，獨無植物，山頂有巨石直立，名曰「指天石」或「頂天石」。其旁的齒形即通志上說的「八百羅漢」。雪峯更遠，詢土人方知還要走兩天才到達。我們一隊，只許

在此停留一日，故此去不成。後來老友馬溶之一人，上山去過，帶來雪蓮一支，原來是菊科的植物，花大有六、七吋，中紅外白，花瓣如箭羽，生在雪地，早春開放。因其難於採得，故認為中有奇質，經霜耐雪，成了名貴藥材。

早由後山右側上山，出林後就是草原。草上滑極，馬靴不能穿着，走路加倍吃力。路上我看見爬生的檜樹，蕁菜、黨參、櫻草、大戟、百合、五福花、攏牛兒、毛茛、鐵線蓮、石蓮等「地氈」植物，正是春回開放之時，一路採集，不知時間，及至到達頂天石，已經過午，腹中飢餓，竟無物可食。頂天石下有一破廟，後有清泉，在此略息，喝喝泉水，即另循一路下谷。谷源杉下，多冰磧亂石，翻譯言此中多野貓，頗為留意。下谷之時，在草上失足滑落，一瀉數百尺，幸得一棵珍珠梅之賜，方免墮於懸崖之下；但是手足均被刺破，心驚不已，遊興頓減。下得谷來又無路可走，沿途信步，只見枯枝敗葉滿谷，跋涉其中，十分辛苦。腳後跟亦已磨破，一步一痛。好不容易回到湖岸，又是四顧無路，湖岸盡是大石卵，坡又急，離岸不遠水深即已盈丈，由大石卵上，連爬帶行歸抵宿處，覺頭暈心跳不已，似有高溫。休息後，又出發，沿北面湖岸天然堤上行，得賞全湖風景。此堤乃冰的終積，全靠它阻水成湖的。次日即沿舊路返迪化。

整座山被燒成磚瓦

據說當年蘇聯水利專家來新疆修建水庫，用的是方管。開闢放水，竟把水壩沖走，以致阜遠

、阜康一帶發生水災，似乎即是此地。蘇聯專家為他們自己開的油鑛、鎢鑛，無一不是上流工程；為新疆建設的如水利、煤鑛卻發生災禍。那煤鑛發火燃燒，把整座山都燒成磚瓦，五顏六色，甚是好看了，今日在地上行動，猶有餘溫。不料事過二十年，仍有上當之人，真是教育要代代繼續，前車不能作鑑。

天池地方與瑞士無異，當年寺觀林立，乃是修仙學道的地方；自從馬仲英之亂，都成了殘墟，要來此一遊，也非一般人所能做到。倒是那哈薩克人每年夏天趕着畜牲，一步一步向上山移徙，經常可以享受自然之美，真是福氣。

大龍潭西王母瑤池

天池在靈山北面，為一石底大湖，兩岸參差，坡急而陡。計算東西二公里，南北三·五公里，週圍十二公里，面積有四千多畝，最深之處有一百零五公尺。這傳說上的西王母瑤池，又稱大龍潭，唐時設的瑤池都護府就指此而言。

像三公溝這樣的河谷，在靈山北面，只罕遠一縣，已有二十溝。有幾條可以通過山，下達吐魯番，是斯坦因考察時所走的。在雪峯東面，靈山北面坡腳下的城市，都賴這溝中流水，為灌溉之用。天池儲水量有一萬萬五千萬立方公尺，每年注入水量三千二百萬立方公尺，由壩滲透下流的二千萬立方公尺，所以年年有餘。清時都統明亮曾開堰引水灌田，誰知花了錢而水位降底，竟無益處，朝廷命他賠出工程費。最近蘇聯的例子，也是失敗的。將來要做的話，要注意那天然的

水壩，本身是漏水的。開渠引水，如超過其供應量，水位低於出口，那會有水可用呢！

我們第二次上天山是山西西部的塔爾依楞山，這條山脈由精河縣起，山勢壁立，頂平而齊，積雪不消；其西端漸低，卻甚寬敞，上有一大湖，名為賽里木，乃到伊犁必經之路；另有小路由精河上山直向西南，過登努子口，下入伊犁平原，乃是羊腸，非常難走。那年伊犁事變，就有少數漢人經此路逃生，幸而得回迪化。

寒氣由皮縫中侵入

在精河地勢低而熱，蒼蠅蚊子甚多。西行過四臺，以前每行若千里有一軍臺，由伊犁來凡四站，故稱四臺。過此後即上山，山口名「亂山子」，看來近，汽車竟爬了五小時，夜半才到，寒風迫人。六月之間，重裘不暖。我們上行的谷寬而平，卻盡是童山濯濯，毫無樹木，這想必是唐詩上所稱的「川」，真是一川大石，如斗者有之。過了山口，下行到賽里木湖南岸，風更緊，縮在車裏，四面只有黑暗。此處海拔二千三百公尺，有小村稱為「三臺」，燈兒如豆，湖水灰白反光如鏡。身被老羊皮也不敢稍動，不然寒氣由皮縫中侵入，脊骨頓時如冰。

由伊犁回來之時乃是白天過此。由伊犁入菓子溝，滿山杉樺。過了山口，即見此湖。白日湖水如地中海的碧藍色，而四週山坡都是黃色，毫無青翠。雖麗日當空，仍是寒冷。當時量得水溫為攝氏八度，水味苦鹹，湖為沙岸，有沙嘴，沙壩，中夾渦湖，渦湖內居然有蟻塔，也生水藻。

湖東南山坡有圓餅形的黑塊，初不知為何物，及至行近，方知是肥生的檜樹；除此一木之外，別無他樹木。我找到一條小溝，據說叫哈森溝，其中有鐵也只是鉛鋅，其量甚微；溝中無流水，卻多野花，在此找到一櫻草新種。此外有毛茛、石竹、玄參等草本植物。

湖邊上並無以前湖岸的遺跡，當日湖水或未必如今日之高。據土人說，湖水年年漲，由於風力，湖的面積及沉積的地形，湖水是高於往昔的。湖水源何來？沿湖南岸十三公里之間，東岸二十公里之內，我都未見有水的河溝注入其中，如此巨大的湖水來源不知，有無出口，亦不甚了了。在亂山子有冰川堆積的石礫，乃是冰的前積，高出湖面一百餘公尺。此湖與天池生成相同，而此地並無河道，不像天池的水可以透過冰積。在湖的北面，有一溝向北而下，其間山口也比湖面高，也看不見流水出口的痕跡。

菓子溝氣溫多變化

前面說過的菓子溝，由湖盆邊的山口，地名「松樹頭」，下到伊犁平原，全長四十六公里。此溝在清代頗為有名，原有大小橋梁四十多座，現在公路盤旋如螺，也有十二座橋。松樹頭名副其實，為植物分界，界東為乾燥區域，得一鹽湖；界之西則雪積滿山，杉樺密布，綠草如茵。中途新二臺地方有一招待所，乃為招待出入新疆的「毛子」們而設。據說毛子在他們老家食糧甚差，來到此處，雖然要排長龍吃西餐，但大塊吃肉大杯喝酒，得其所哉！「毛子」人人模樣相類，

吃了出外再排在龍尾，一人二吃、三吃的亦有之，故此準備招待的客分，常有不足。

二臺適在一小支流流入注菓子溝的地方，略有平川。其地六月廿三日晨六時，溫度為攝氏五度，一過午昇至十六點四度，一日變化頗巨。通蘇聯的大道在出溝後不久分為東西二支，向西即可到蘇聯。此處距邊境十三公里，由交叉點向東，即到伊犁區首府伊寧。一條伊犁河，可以順流而下入於俄境，故此由俄國來易，由中國來難，所以向來是受蘇聯威脅的。邊境民族也甚為複雜，歸化族以此為最多。清時在此駐有滿洲軍旅，也是防備萬一的。

伊犁平原雨量最豐

伊犁平原在塔爾伊楞之陽，地平而沃，雨量為新疆之冠。荒地不多。此地出產蘋果，大者如柚子。我們來時，果尚未熟，未能一嚐。

伊犁河向東是二大支流所匯，北面的叫空古斯，鞏哈為其首治，顧名思義其地為哈薩族牧場。南面的叫哈什河，二支流交匯之處有一喇嘛廟。由哈什河而上，又分為二，其一叫做喀吉斯。交點地名「馬札」，伊犁平原到此為止，馬札以東，即入天山境。惟因河大水洪，地盡水草，故這一帶地方產伊犁小馬。平原多麥田，四周野生苦豆。塔爾依楞山南坡，有一高約二千公尺的平臺，斜向伊寧。

由馬札而東，十公里至黑水（喀喇蘇），舊為錫伯駐軍之地，今成村落。又數公里，有一極精緻的別墅，不知為何人的居停，詢問之後，原

來是一小學堂，真是嘆觀止矣。新疆各地小學堂建築都很好，不像內地人都寄身破廟之中。

由鞏哈乘馬而西，沿哈什河南岸，岸多林木，野物尤富，途中捉得禮鼠一隻（即松鼠一類的動物），無處可存，放牠去了。我來時歐陽嘉教授希望我替他帶回一隻猴子或松鼠，如今恐怕難如他願了。禮鼠又叫跳鼠，毛色銀白，時常以後足支持立起，前爪則雙拱，好像作揖的樣子，故叫「禮鼠」。

過喇嘛廟而南，越過一廣大的草場，地為平坡緩岡。那帶路的哈薩帶我奔馳，轉瞬數里，如此行了兩天，還未離草場範圍。

頭戴花翎權充英雄

哈薩克人善騎馬，從小就坐着綁在馬上，同父母「轉窩子」，就是冬天下山，夏天上山，一年兩轉，平時也以騎射為教。他們頭上戴一寬邊氈帽，我也弄來一頂戴着。路上檢到一支顏色頗鮮的鳥羽，我就插在帽上；我本無意，卻不料這帽上戴翎，乃是哈薩克人英雄裝束，他們看了，竊竊私語，面露笑容，其中幾個放馬落荒而走；我馬隨之，我則隨馬，跑了二十多里，全不知沿途風物，只是專心騎馬而已；他們停下來後，個個翹起大拇指，向我說了些什麼；我問翻譯，他才告訴我：「他們看專家騎馬很高明，都在稱讚您老！」我說：「我這是第三次騎馬！」那翻譯說：「專家帽上有翎，是哈薩騎術的英雄才戴的！」我連忙把帽上羽毛取下，人皆大樂。我們到鐵木里克去是為探鐵。這裏有磁鐵礦

路上見到一些孔雀石。到此為止，若再向東，可以到朱勒都司河流域，就可以下到焉耆。朱勒都司是蒙古人牧區。我明白這清代治理新疆的方式了，即是以滿洲子弟兵分駐伊犁城郊的要塞，以旗軍保衛城池，以哈薩駐在伊犁之東，翻過分水，以蒙古軍監視哈薩，駐在其東。哈薩是同教徒，蒙古是喇嘛教所居，乃由伊至南疆咽喉要道，哈薩在滿蒙軍力包圍之中。如此布置，甚有深意。民國以來，錫伯索倫等軍，已不成其為軍，伊犁又多了許多歸化俄人，哈薩克向來不服統治；幸有蒙古在東，還可保住焉耆一道。北路則全靠漢軍在精河鎮守了。

由九臺溝再向西走

由鐵嶺所在的鐵木里克，我們循其北的小河谷九臺溝而西。谷中多原隰，生有薄層泥炭，出溝即入哈什河平原。北倚天山，南為高崗，空古斯河蜿蜒中流，兩岸寬平，牧草油綠。放馬奔馳，約十數里，到一帳篷，主人阿哈拉阿加，是伊犁一富商之子，乃烏孜比克人。他每年夏季到此避暑，我們到達之時，他正在帳幕之外，會面之後，甚是歡迎，以牛油麵包招待。我信步到河岸洗手，沿岸多胡頹子、沙棗、榆、柳，青綠成帶。

食畢辭去，復西行，至一寬谷，北為大山，西為哈什河，水深約丈，馬不能渡；折北越小岡，坡急多碎石，步行尤覺腿軟，馬亦滑蹄。下岡越一大橋，至河之北岸。此地地形天險。哈什河於空古斯河匯口之西，實是穿峽而出，峽壁直立，

水勢湍急。至此橋處，出峽南向，到喇嘛廟，才又折西向。河水流速估計每秒十六立方公尺。

查鞏哈是新設治，在此有縣長、警察局長招待，夜間並有晚會，演出山西梆子的四郎探母，見種種表情都比京劇強調，如以手指彈眼淚之例。此區資源極富，牧草優美，又過於青海，將來必有發展；惟前進無路，必賴伊犁，是其缺點。將來應注意此區與迪化的交通，應不致受制於西來的影響。此區海拔一千二百公尺可種小麥，以上為牧場。伊犁小馬乃新疆名種。

博羅他拉斷層地塹

阿拉套山離賽里木湖約一百公里。由湖北岸下降至烏爾塔薩雷克河谷，沿途皆是荒漠。除了沿水道有柳榆之外，只見沙礫。又越一小山岡，入博羅他拉。「他拉」蒙古語是寬廣長直的谷地。地形上是一斷層地塹之類。地廣人稀盡是牧場。新設溫泉縣，地有硫磺泉，水溫由三十七度至四十四度不等，凡十數泉孔。據說此泉醫治風濕病，著有奇效，有「爬去走回」之說。博羅他拉河水很淺，乘馬可渡，沿河岸也生有柳榆叢林。由此渡河，北上一大沖積扇即入阿拉套山。山與蘇聯接界，其中有錫鐵。沿途只水邊有樹木。在一蒙古包中，只有檜樹枝，詢之主人，知此山嶺上面有此樹生長。

這裏住的都是蒙古人，阿拉套是他們的夏窩，冬天就回博羅縣境內去，故博羅一地，四周都是畜糞，堆積成層。夏天蚊蠅滿室，天色微明就起飛，嗡嗡不絕；世界上蒼蠅最多的地方，除蘇

聯海參威之外，就當屬博羅了。海參威蒼蠅不怕任何人，見到茶杯，立即投入，稍不留心，茶杯中已有數隻死蠅。此地蒼蠅滿室皆是，睡覺時帳子上面完全布滿，好像芝麻一般；吃飯時，趕蒼蠅的時候多於吃，真是苦極。

我國錫鐵俄人偷採

我們要去蘇聯新近交還我們的錫鐵。原來此鐵蘇聯境內也見其苗，只是量不大。他們穿山而入，知道主要鐵礦在我國境內，因此到新疆來開採。我回到重慶見到當時主持經濟部的人，他說歷年蘇聯都向我們買錫鐵，直到前數年，他們忽然不買了，現在才知道他們在我國境內替我們開採呢！我們到鐵場途中，遇見一個蘇聯工程師，他在路旁迎候說：「我知道中央派你們來，我早已準備好了。通知礦上工頭，你們要看什麼，他們會領你們去。」至此我很驚異蘇聯的情報工作。因為我們要去博羅，要看錫鐵是督辦、林廳長及我與戈君幾個人知道，別人不曾說過，博羅縣當局也未知悉，而他們卻早已知道，真不可思議。此鐵工程真是偉大，幾百個鐵眼。蘇聯人做事為自己的都做得好，可是也相當笨，那條鐵道寬二十公尺；目前已空無一物，想當初必有鐵道車輛通入的。我在路邊撿了一些棄置的鐵石，後來用它做了一個「錫頭」，直到淪陷為止，出外考察都用此錫鋼錘。

哈薩牛馬換取美女

新疆哈薩克人是游牧為生，原是蒙古人，後

來信奉回教，與蒙古人的喇嘛教大不相同。哈薩克善騎射、牧牛羊。每年夏天上高處，冬天移入低原；食牛羊馬乳，不食牛肉，故有時也騎牛。在迪化附近的哈薩，非常和氣。我們參觀他們的帳幕，得到很殷勤的招待。他們送來一大碗乳酪，爲了禮貌非吃不可。喝了一碗，又來一碗，後來才曉得除非客人以殘餘的部分還敬主人，主人必須替客人不斷的斟滿，我未知其禮，一連喝了三碗奶，味酸，加糖後頗好喝，其中有飯粒。他們以奶泡飯，乃日常食品。我又看見他們的奶是貯於馬膀胱中的，故稱「馬奶子」，膀胱輕軟不易碰破，貯滿之後以繩繫栓其口，懸之帳內，聽其發酵故此頗酸。吃不慣的人，必致水瀉。好在新疆氣候乾燥，身體中水分常有不足，水瀉的毛病，不醫自癒。

主人新娶一兒媳，我們看了她一眼，她很害羞，一個人低着頭，面向包的布幕而立。我誇獎她妻女的美麗，他們十分高興。維族人最忌人家看他的婦女，更不能讚她的容貌；哈薩克人則不然，婦女既不蒙面，越稱讚越光榮。只有有錢的人，才能用牛馬多頭，換得美女，故美的程度與財產成正比。

泥磚大廈像是馬廄

在菓子溝我們遇到三五成羣的哈薩，正在遷徙之中。他們一匹馬往往是婦人與小孩並騎，四五歲的孩子，就可以單獨騎。在襁褓中的，就捆在馬上坐着。使他們從小就習慣乘騎。有一個女孩看來只不過八歲，騎在馬上，足不及鐙，而駕

馭自如，我騎馬比起來豈不是小巫，想起在鞏哈頭戴「花翎」那些事，真是好笑。

哈薩女子喜穿紅色花布衣服，在青綠草場之上，甚是奪目。男的頭戴尖頂寬邊的白氈帽，到了美國看見德州的牛男，也是戴類似的帽子。誰說文化一定是傳播的！不會兩地各自發明呢！

在鞏哈我們住的哈薩克包是紮在青草面上的，地下鋪許多的毛氈，當中放一張鐵床。氈褥重疊，坐上去，脚不著地。看來很是講究，不幸睡了一晚，弄得一身蚤子。在喇嘛廟招待我們的主人名叫莫洛司汗，是一個大財主。他自己建的泥磚房屋，我們看來好像馬廄。廣場上盡是放馬的地方。屋內有大坑。除了一張長桌，幾個橈子之外，別無他物。他們用的箱子形如木盆，上面略空，表面用色彩塗了許多幾何圖案。箱子用鐵皮釘角，結實而笨重。

拍拍羊頭害羊一命

近年來新疆國語推行，頗有成效。隨我們去天池的哈薩警衛，我們和他談天，初當他是漢人，後來他告訴我，他是哈薩。我非常想把他帶到內地，只是空有此心而已。

在伊犁哈薩克區長招待我們的是全羊席。最初我到達之時，下了馬，他們有人提了一把長嘴壺給我洗手。洗畢有人牽了幾隻羊，我一時高興，過去摸摸一隻小綿羊的頭。那隻小羊十分白淨。轉過身又看見一匹馬，我也去拍拍馬頭。這才走進給我預備的帳幕。我與戈君同行，本不分上下，不知怎地，他們以爲我是領隊。所以對我一

舉一動都用心注意。我正在休息聽得帳外人語，似有爭議之聲；好奇心起，走出帳外，我們翻譯趕快前來，我問他有什麼事，他說：「報告專家，他們原要宰羊招待您，不過您老要吃馬，所以他們有些爲難。」我說：「我要吃馬？這是誰說的？」他說：「專家您拍馬頭的那匹馬！你拍牠就是喜歡它！」我說：「我喜歡牠不錯，那匹馬好看，誰想吃牠哩！」他說：「你拍牠就是說您要吃牠！」我急忙到哈薩人面前搖手不歇，說是使不得。翻譯說明了誤會，他們都笑顏逐開。我說：「那隻羊呢？」他們說：「已經宰了。」真是無心之舉動，害了小羊一命！心中十分懊喪。又怪這些翻譯，不先爲我們說明哈薩規矩，還是故意使我出洋相也未可知，到此時懊惱也太遲了。不一時他們盆中盛了羊肉，端進帳來。不知怎地，把一個羊頭放在我面前；我看翻譯，翻譯言道：「羊頭是敬您的，只有領隊才吃羊頭。」同行的都大笑。我也只好大吃其頭，好在我並不怕見「頭」。一頓吃過，沒有人再說什麼。以後凡是羊頭都在我面前，我也就當仁不讓，自居首席了。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
及購置合訂本請寄郵票或將
書款存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
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立即寄書